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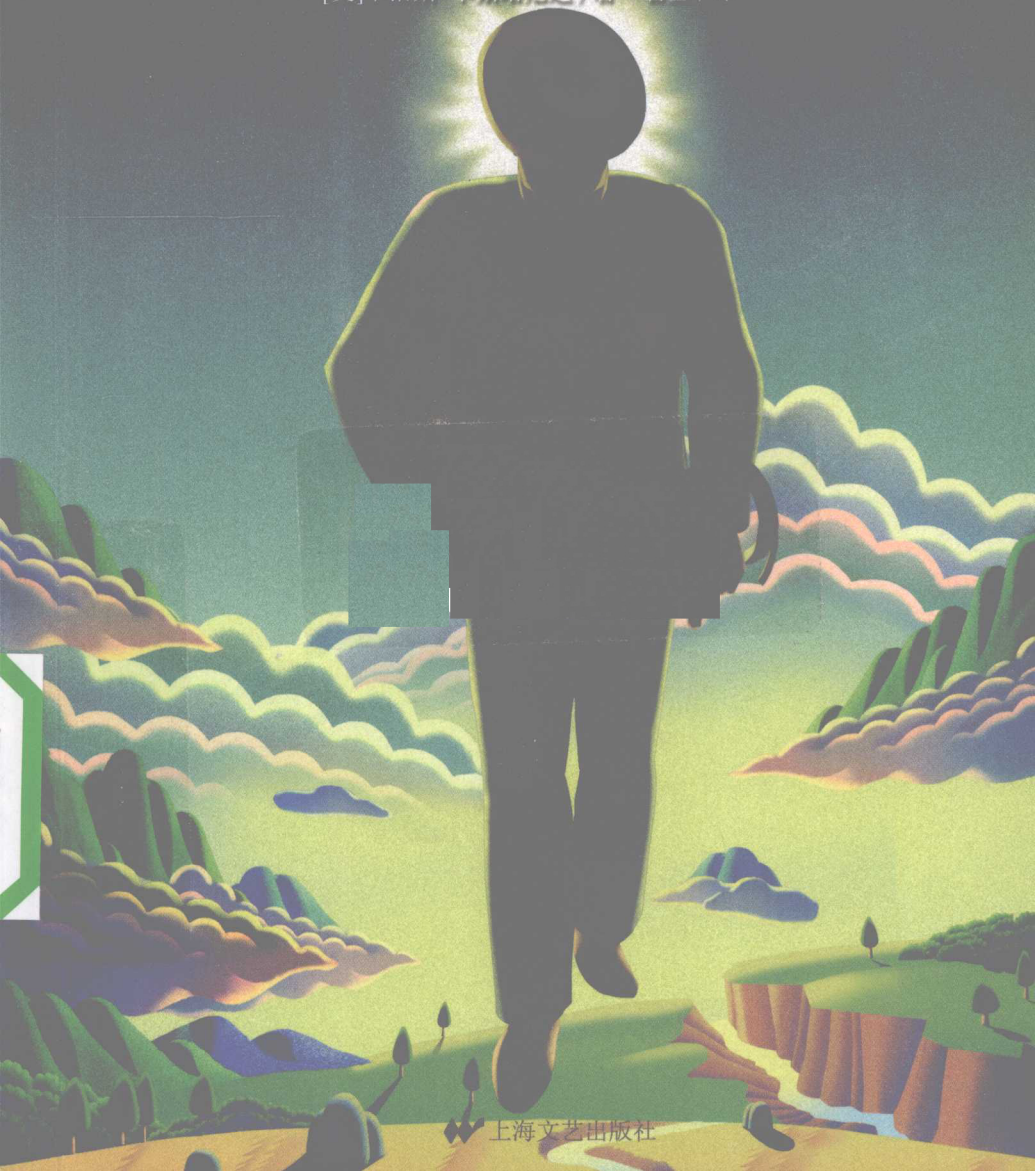
解离的真实

继续与唐望对话

A SEPARATE REALITY

Further Conversations with don Juan

[美] 卡洛斯·卡斯塔尼达 / 著 鲁宓 / 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解离的真实

继续与唐望对话

| 美 | 卡洛斯·卡斯塔尼达 著
鲁宓 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解离的真实:继续与唐望对话/(美)卡斯塔尼达著;鲁宓译.
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0.7

ISBN 978-7-5321-3935-4

I. ①解… II. ①卡…②鲁… III. ①社会人类学

IV. ①C91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7030 号

A Separate Reality © 1971 by Carlos Castaneda

**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
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
Armonk, New York, U.S.A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**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9-2010-315 号

本书译稿引用自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

出 品 人: 陈 徵

责任编辑: 秦 静

美术编辑: 黄 荟

封面插图: 李 媛

解离的真实

——继续与唐望对话

(美)卡斯塔尼达 著

鲁 宓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05,000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,5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935-4/K · 311 定价: 2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前言

十年前，我有幸认识一位来自于墨西哥北部的亚基族（Yaqui）的印第安人。我称呼他为唐望。在西班牙文中，“唐”（Don）是表示尊敬的称谓。遇见唐望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。当时我在亚利桑那州靠近边界的小镇上，与朋友比尔坐在巴士站里等车。我们没有交谈。下午的夏季炎热几乎使人无法忍受。突然间，比尔靠过来拍拍我的肩膀。

“那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个人。”他低声说。

他随意地朝人口处点点头。有一个老人刚走进来。

“你说过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他是那个懂得培药特的印第安人，记得吗？”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与比尔开了一整天车寻找当地一个“孤僻”的老印第安人的住处。我们没有找到。我觉得我们询问方向的那些印第安人故意误导我们。比尔说那人是个“耶布荷”（yerbero），也就是一个采集贩卖药草的人。他很懂具有幻觉效果的仙人掌植物培药特，是个值得我去认识的人物。比尔是我在美国西南部的向导，他帮助我收集有关那地区印第安人药草的资料与样本。

比尔站起来向那人致意。那个印第安人身材中等，白发稍稍盖过耳朵，衬托出一个饱满的头颅。他的肤色黝黑，脸上的皱纹显露出岁月的痕迹，但是他的身体似乎强壮结实。我看着他。他的动作很灵活，我无法把他看成一个老人。

比尔示意我过去。

“他是个好人，”比尔对我说，“但是我听不懂他。他的西班牙语很怪，我想大概夹带了许多俚语土话。”那老人微笑看着比尔，而只是粗通西班牙语的比尔这时脱口说出了一句不成文的西班牙语。

他望着我，似乎在用目光询问我是否理解他的意思，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他难为情地笑了笑，然后就离开了我们。那老人看着我，笑了起来。我解释说我的朋友有时候会忘记他并不会说西班牙语。

“我想他也忘了介绍我们认识。”我说，向他自我介绍。

“而我是望·马特斯，听候嘱咐。”他说。

我们握手，沉默了片刻。然后我打破沉默，告诉他有关我的计划。我说我正在寻找关于药用植物的资料，尤其是关于培药特的。我不停嘴地说了许久，虽然对这个题目一无所知，但是我说我很懂培药特，我以为只要假装很懂，他就会有兴趣与我谈下去。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耐心聆听。然后他慢慢点点头，凝视着我。他的眼睛仿佛有内在的光芒。我避开他的注视，觉得很尴尬。那时候我确信他知道我在胡说八道。

“有空时来我的住处，”他终于说，转开视线，“也许在那里我们可以更自在地交谈。”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我觉得十分不安。一会儿后比尔回来了。他注意到我的不安，没有说什么。我们完全沉默地坐了一段时间，然后那老人站起来。他的巴士到了。他说见了再见。

“不是很顺利，对不对？”比尔问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有问他关于植物的事吗？”

“我有。但是我想我搞砸了。”

“我告诉过你。他十分古怪孤僻。这里的印第安人都知道他，但是他们绝口不提他。这就很奇怪。”

“但是他说我可以去他家。”

“他在敷衍你。当然，你可以去他家，但这代表什么呢？他永远不会告诉你任何东西。只要你问任何事，他就会沉默下来，好像你是个胡说八道的笨蛋。”比尔很肯定地说。他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假装懂得很多的人。以他的意见，不必要在这种人身上下工夫，因为迟早我们可以从不那么装模作样的人身上得到同样的资料。他说他没有耐心或时间去理会这种老虚伪。很可能这个老家伙只是假装很懂药草，实际上懂得不比一般人多。

比尔一直说下去，但我没有在听。我的心思环绕在那个老人身上。他知道我在唬他。我记得他的双眼的确发出了光芒。

几个月后我回去拜访他，不是因为我只是个对药草有兴趣的人类学学生，而是带着无法解释的人性好奇。他对我的那一阵凝视是我这辈子从未遇过的事。我想知道那阵凝视中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我几乎到了着魔的地步。我越是去思索它，就越觉得它非比寻常。

唐望与我成了朋友。在一年之间我拜访他不计其数次。我觉得他的举止安详自在，极有幽默感。最重要的是我从他的行动中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坚定，这种坚定完全迷惑了我。与他为伴时，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喜悦，同时也有一种奇异的不自在。光是他的在场便强迫我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产生强烈的质疑。也许像一般人，我从小就被灌输了人类是天性软弱、易犯错的生物。唐望令我折

服的是，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任何软弱与无助。只要在他身边，他的行为就会与我产生对照，让我感觉自己的不足。当时我们曾经就我们内在的差别，进行了一段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对话。在一次拜访之前，我对自己的生命方向与人际上的一些冲突感到十分沮丧。当我抵达他的屋子时，我很紧张忧郁。

我们谈论着我对于知识的兴趣；但是一如往常，我们所谈的不是同一件事。我谈的是使人类经验升华的学术知识，而他谈的是对世界的直接知识。

“你了解你周遭的世界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知道各种各样的事物。”我说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感觉过你周遭的世界？”

“我尽我所能去感觉我周遭的世界。”

“那不够。你一定要感觉一切事物，否则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意义。”我提出典型的反论，说我不必要去尝一碗汤才能知道它的做法，我也不必要去被电击才能理解什么是电力。

“你使它听起来很笨，”他说，“我的看法是，你只是在坚持你的论点，而不管这样做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；你想要保持原状，即使如此做会失去你的安宁。”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我在说明一个事实，你这个人不完整，你不安宁。”这段话使我恼怒。我觉得受到冒犯。我想他当然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行为或人格。

“你浑身都是问题，”他说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只是个凡人，唐望。”我气恼地说。

这句话说明我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每当他说他

只是个凡人时，他是指他的软弱与无助。他的话与我的话一样充满了绝望。

唐望凝视着我，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。

“你花太多工夫想你自己，”他微笑着说，“那样做带给你奇怪的疲倦，阻断了你与周遭世界的联系，使你只是抓住自己的论点不放。因此，你所拥有的只是问题。我也只是个凡人。但我说这话的意思与你不一样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什么？”

“我已经消除了我的问题。很可惜我的生命是如此短促，无法抓住所有我想要抓住的。但这不是个问题，这只是惋惜。”我喜欢他话中的语调。里面没有一丝绝望或自怜。

1961年，也就是我们认识一年之后，唐望向我透露，他拥有关于药草的秘密知识。他说他是个巫鲁荷(Brujo)，西班牙文中的巫鲁荷可被翻译为巫士，药师，灵疗者。从那时开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；我成为他的门徒。之后四年他费心教导我巫术的奥秘。我把那一段门徒生涯记载在《巫士唐望的教诲》一书中。

我们的交谈采用西班牙语。感谢唐望对于西班牙语的精通，我得到了他的信仰系统中奥秘意义的详细解释。我把这套复杂而有系统的知识惯称为巫术，把唐望称为巫士，因为这些名词是他自己在不正式的对话中所使用的。然而在较严肃的阐释时，他会用“知识”来代表巫术，用“知识人”(man of knowledge)来代表巫士。

为了教导并阐明他的知识，唐望使用三种著名的知觉转变性植物：培药特、魔鬼草及另一种属于 psilocybe 种的蘑菇。经过分别食用这些知觉转变性植物后，他在门徒身上，也就是我身上，引

导出一种奇异的扭曲知觉,或转变的知觉状态。我称之为“非寻常现实状态”。我用“现实”这个字眼,因为在唐望的信仰系统中,这是主要的前提。被这三种植物所引发的知觉状态并不是幻觉,而是日常生活现实中不同的层面。虽然不寻常,但同样具体。唐望对于这些非寻常现实态度的态度不是“假装”它们是真实的,而是它们就是真实的。

把这些植物叫作知觉转变性植物,把它们所引发的效果称为非寻常现实,这当然是我自己的做法。唐望则把这些植物解释为一种交通工具,可以引导人们接近某种特殊的、不具人性的力量。这些植物所产生的状态,是巫士为了能控制那些力量而必须进行的“会晤”。

他称培药特为“麦斯卡力陀”(mescalito),把它看成一种善良的老师与保护者。麦斯卡力陀教导“正确的生活方式”。巫士们通常会在被称为“密图地”(mitote)的聚会中食用培药特。参与者聚在一起追寻正确的生活方式。

唐望把魔鬼草与蘑菇视为另一种力量。他称它们为“同盟”(ally),说它们能被控制使用。事实上,巫士借着使用同盟来取得力量。两者之中,唐望较喜欢蘑菇。他说蘑菇中的力量是他个人的同盟,他称之为“小烟”。

唐望使用蘑菇的方式是把它们磨成细粉,储存在一个小葫芦中,一年之后再混合其他五种植物干粉,成为可用烟斗燃吸的烟料。

为了成为知识人,一个人必须尽量多次“会晤”同盟,熟悉同盟。这项前提当然意味着要时常抽食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混合粉末。“吸烟”的程序包括食用未点燃的蘑菇粉末,及吸用那五种植物混

合粉末点燃后的烟。唐望把蘑菇对于知觉的强烈影响说成是“同盟对身体的移动”。

唐望的教导方式必要门徒提供惊人的努力。事实上，必要参与的程度是如此耗费心神，在 1965 年底，我不得不退出了门徒训练。五年之后，现在回顾起来，我可以说当时唐望的教诲对我的“对世界的看法”产生了严重的威胁。当时我已经开始丧失了我们人类一向拥有的、把这个日常世界的真实性视为理所当然的确信。

在退出时，我相信我的决定是最终的；我不想再看到唐望。然而在 1968 年，我的书首次出版后，我拿到了一本，觉得必须要给他看，于是就去拜访他。我们的师徒关系便神秘地重新开始。我可以说从那时起，我的门徒生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，与第一个阶段大不相同。我的恐惧不像过去那么厉害。唐望的教导气氛也较为轻松。他时常大笑，也使我大笑。似乎他有意要减低严肃的气氛。在第二阶段的紧要关头中，他总是会以耍宝嬉戏来帮助我，不然我会承受不了。他的前提是，轻松柔顺的态度才能承受他的知识中的怪异冲击。

“你之所以会为恐惧而放弃，是因为你太自以为重要了。”他为我退出提出解释。“感觉重要会使人沉重，笨拙，虚伪。知识人必须是轻巧流畅的。”唐望在这门徒生涯的第二阶段的主要兴趣是教导我“看见”。在他的知识系统中，显然存在着一种可能性，能把“看见”与“观望”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觉方式。“观望”是指我们所习于知觉世界的正常方式，而“看见”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，知识人据说能借此知觉到世界万物的“本质”。

为了能把学习过程中的奥妙以可阅读的方式呈现，我把原来笔记中长篇大论的问答加以浓缩剪辑。但是我相信，我的剪辑无

法伤害到唐望教诲的真义。剪辑只是为了使我的笔记流畅,配合对话的进行,达到我想要的效果。也就是说,我要借由报道的手法来传达真实状况中的戏剧性与直接感。每一段章节都是与唐望的一次会晤。像遵守规矩般,他总是会以突兀的方式来结束会晤;因此每一章戏剧性的结尾并不是我个人的文学技巧,而是唐望在口头传授上的适当手段。这种手段似乎能帮助我记忆传授中的重要特质。

然而,我的报告还是需要特别的解释,才能使我要强调的某些主要观念清楚切实。我所选择强调的观念通常符合我在社会科学上的兴趣。若是换成另一个有着不同目标与期望的人,则十分可能会做出与我完全不相同的选择。

在门徒生涯的第二阶段中,唐望说服我,让我相信对于混合药草的使用是达到“看见”之前不可缺少的条件。因此我必须尽量多地使用它们。

“只有小烟能给予你足够的速度来瞥见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。”他说。

借着知觉转变性药草的帮助,他使我进入了一系列非寻常现实状态。在唐望的做法下,这些状态的主要特征是一种“无可应用”的状况。我在这些知觉转变状态下所经验到的是不可思议的,无法用日常了解世界的方式来诠释。换句话说,无可应用的状况也就是我的持续世界观的停顿。

唐望利用非寻常现实中的这种无可应用的状况来示范一系列预设的、崭新的“意义单元”。

意义单元是唐望知识中的单独元素。我称它们为意义单元,因为它们基本的知觉信息,靠着它们才能架构出更复杂的意义。

如此单元的一个例子是那些知觉转变药草的生理效果,它会产生一种麻木,失去行动控制能力;在唐望的系统中,这被诠释为同盟小烟为了“移离身体”所采取的做法。

意义单元以特定的方式聚合在一起,每一群如此的聚合便形成了我所谓的“可知觉的诠释”。很显然一个巫士必须学习建立不计其数与巫术有关的可知觉诠释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,我们也时时面对着不计其数与日常世界相关的可知觉诠释。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十数次,不需要去深思、关于我们称之为“房间”的诠释。很显然我们都学会用房间来诠释我们称之为房间的结构;因此房间之所以会是可知觉的诠释,因为在我们建立它时,必须先以各种方式认知组成它的所有元素。换句话说,一个可知觉的诠释系统是一种过程,在这过程中,一个实践者能认知所有需要的意义单元,好为他的行动有关的情况建立假设、推论、预测等等。

所谓实践者,我是指一个参与者,对于自身独特的可知觉诠释系统中的所有,或几乎所有意义单元都有相当的了解。唐望是一个实践者,也就是说,他了解他的巫术中的所有步骤。

身为实践者,他试图使我能得到他的可知觉的诠释系统。在这里,这等于是一种重新社会化的过程,在这过程中,可以学到新的诠释知觉信息的方式。

我是一个“陌生人”,无法智能与协调地诠释与巫术相关的意义单元。

唐望身为实践者,为了使他的系统能被我了解,必须拆散我与其他人所共享的一种特别的确信,也就是确信我们的“日常”世界观点是最绝对的。经过知觉转变性植物的使用,及适当引导下与

那陌生系统的接触，他成功地让我明白我对世界的观点不是绝对的，它只是一种诠释。

对于美洲印第安人，也许有数千年之久，我们称之为巫术的暧昧现象曾经是货真价实的严肃活动，就如同我们的科学。毫无疑问的，我们之所以有困难了解它，是由于它所牵涉到的陌生意义单元。

唐望有一次告诉我，知识人是有其偏好的。我要他加以说明。

“我的偏好是‘看见’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喜爱‘看见’，”他说，“因为只有借着‘看见’，知识人才能了解事物。”

“你‘看见’什么事物呢？”

“一切事物。”

“但是我也看见一切事物，而我不是个知识人。”

“不，你没有‘看见’。”

“我想我有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你没有。”

“你凭什么这么说，唐望？”

“你只观看事物的表面。”

“你是说所有知识人都能看透他所看见的一切？”

“不，那不是我的意思。我说知识人有自己的偏好，我的偏好是去‘看见’与了解，其他人有其他的做法。”

“其他什么做法，举个例子？”

“拿苏卡提卡(Sacateca)来说，他是个知识人，他的偏好是舞蹈，所以他舞蹈而了解事物。”

“知识人的偏好是否就是他了解事物的做法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如此。”

“但是舞蹈如何让苏卡提卡了解事物呢？”

“我们可以说，苏卡提卡尽他的一切来舞蹈。”

“他跳舞是否像我一样？我是说像一般的舞蹈？”

“我们可以说，他跳舞像我的‘看见’，而不像你的跳舞。”

“他是否也像你一样‘看见’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他也舞蹈。”

“苏卡提卡如何舞蹈？”

“这很难解释。那是他想要了解事物的一种特殊舞蹈方式。我所能说的只有这些。除非你了解一个知识人的行径，否则要谈论舞蹈或‘看见’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你曾‘看见’过他的舞蹈吗？”

“我有。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观看苏卡提卡跳舞的人都能‘看见’，那是他了解事物的特殊方式。”我认识苏卡提卡，或至少知道他是谁。我们曾见过一次面。我请他喝啤酒，他很客气地告诉我，随时都可以去看他。去拜访他的这个念头在我心中酝酿了许久，但我始终没有告诉唐望。

在1962年5月14日下午，我开车到苏卡提卡的住处。他告诉了我方向，我毫无困难就找到了。门是关的。我绕着圈子，想窥视房子内部，似乎无人居住。

“唐艾利亚。”我高声叫道。鸡群受到惊吓，四处聒噪乱飞。一只小狗跑到篱笆边，我以为它会吠叫，但它只是坐下来，看着我。我又叫了一声，鸡群再次飞舞。

一个老女人走出了屋子。我请她去找唐艾利亚。

“他不在。”她说。

“在哪里可以找到他？”

“他在田地里。”

“田地在哪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晚一点再来，他五点会回来。”

“你是唐艾利亚的太太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他妻子。”她微笑着。

我想要向她询问苏卡提卡的事，但她推辞说她的西班牙语很差，我只好上车离去。

我在六点左右回到了那屋子。我在门前高叫苏卡提卡的名字。这次他出来了。我打开了我的录音机，把它挂在肩上，像是一台相机。苏卡提卡似乎认出了我。

“噢，是你。”他微笑说：“望还好吗？”

“他很好。你近况如何呢，唐艾利亚？”他没有回答，似乎有点紧张。他看起来很安详，但我感觉他有点不自在。

“望是不是叫你来这里办事？”

“不是，我自己来的。”

“来做什么呢？”他的问题带着真实的惊讶。

“我只是想跟你谈谈。”我说，希望听起来很轻松。“唐望告诉过我不少关于你的事，我感到好奇，想问你一些问题。”苏卡提卡站在我前方，他的身材消瘦结实。他穿着卡其布裤子和衬衫。他的双眼半睁，似乎很困，或者有点醉，他的嘴微张，下唇松弛，我注意到他的呼吸沉重，几乎像是要打鼾。我脑中想的是苏卡提卡显然快要醉倒了，但是这个想法又十分矛盾，因为在几分钟之前，他刚

走出屋子时，他是十分警觉地观察着我的。

“你想要谈什么？”他终于说。

他的声音疲倦，他的话像是被拖出来的。我觉得很不安，仿佛他的疲倦会传染，正在拉我进去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，”我回答，“我只是来这里与你聊聊天。你说我可以来找你的。”

“不错，我说过。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你不是与望讨论事情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找我？”

“我想也许我能问你一些问题？”

“去问望。他不是在教导你吗？”

“他是在教导我，但我想问问你关于他所教我的，听听你的意见，这样我可以更明白该怎么做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你不信任望？”

“我信任他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不要他回答你的问题？”

“我有，他也有回答我。但如果你也能告诉我关于唐望所教导的，也许我能更清楚。”

“望可以告诉你一切。他一个人就足够了。难道你不明白吗？”

“我明白。但是我仍然想与你这样的人谈谈，唐艾利亚。想要找到一个知识人不是很容易的。”

“望是一个知识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要找我谈话？”

“我是来交朋友的。”

“不，你不是。这次你有别的企图。”我想要解释，但是我只能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。苏卡提卡没有说话，他似乎专心在听。他的眼睛又半闭起来，但我能感觉他在凝视我。他似乎无法觉察地点头，然后他睁开眼。我看见他的凝视。他似乎看穿了我的身体。他轻松地用右脚尖敲着左脚跟的地面，双脚微弯，双臂垂于身体两侧，然后他伸起右手，手心打开朝地，手指伸展，指着我的方向。他的手摇摆了一会儿，然后抬高到我的头部。他保持这个姿势，对我说了几个字。他的声音清脆，但字句却拖得很长。

一会后他放下手，保持了这个奇怪的姿势不动。他用左脚跟站着，右脚交叉到左脚后，有节奏地用右脚尖轻敲着地面。

我感到一阵无来由的焦虑，一种急躁不安。我的思路混乱，所想的与所发生的没有任何关联。我注意到我的不安，试着把思想引导回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上，但是费尽力气也做不到，仿佛有某种力量不让我集中注意力或使思想清楚。

苏卡提卡没有再说话，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，于是我自动转身离去了。

后来我感到有必要告诉唐望我与苏卡提卡会晤的经过。唐望放声大笑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苏卡提卡跳舞了！”唐望说，“他‘看见’了你，然后他舞蹈了。”

“他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当时感觉寒冷与目眩。”

“他显然不喜欢你，直截了当地停顿了你。”